

第 四 十 二 届 得 奖 作 品

江户川乱步奖精选

讲谈社独家授权（中文版）

别告诉左手

◆ 渡边容子 / 著

◆ 朱佩兰 /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别告诉左手

渡边容子 著
朱佩兰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林省版权局图字:07-2001-58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户川乱步文学奖精选:1/(日)阿部阳等著;汪仲等译.——长春市: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4

ISBN 7-5387-1535-5

I. 江… II. ①阿…②汪…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日本-现代 IV. B1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765 号

江户川乱步文学奖精选(一)——别告诉左手

作者:渡边容子

译者:朱佩兰

责任编辑:郭力家

责任校对:郭力家

装帧设计:李 栋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康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数:161 千字

印张:8.75

版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书号:ISBN 7-5387-1535-5/I·1480

定价:60.00(全四册) 本册:15.00

江戸川乱歩和江戸川乱歩奖

林永福

江戸川乱歩与他的推理小说

江戸川乱歩（1894 - 1965）本名平井太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系。平井求学时家里经济环境不佳，要靠打工筹措学费，但是他很少上课，嗜读英美的推理小说，因此常自称自己毕业于“早稻田图书馆系”。

毕业后，他做过贸易公司职员、中古书商、新闻记者等十几种职业。大正十二（1923）年四月，平井在〈新青年〉发表小说《二钱铜币》，而且因仰慕推理小说始祖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 - 49），为自己取了一个日文发音和爱伦坡相近的笔名：“江戸川乱歩”。

江戸川乱歩初期作品除了《二钱铜币》外，还有《D斜坡的杀人事件》、《心理试验》等，初期作品的共通处是，背景常是黄昏的阴暗气氛，以及带有淡淡的忧伤与无奈。直截的说，这种特殊的“情绪”是来自失业者的意识。

从小说的手法来说，初期作品的“诡计”以一人饰演两个角色及暗号为多。江戸川乱步对推理小说中占重要比重的“密室”与“推翻不在场证明”的手法兴趣不大。而主角常以一人扮演双重角色，可能是来自他的双重人格，如《双胞胎》、《幽灵》、《湖畔亭事件》、《阴兽》等作品，都以一人扮演双重角色。关于这一点，乱步在“惊悚（thrill）之说”中谈到：“近代英美长篇侦探小说，有八成都采用一人扮演两个角色的计谋，实在是不可思议；但这不是作者的智慧不足，而是一人扮演两个角色的恐怖具有无比的吸引力。”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乱步本身。

乱步在大学时代就对“暗号”有很大的兴趣，还特别研究英国的暗号史。后来，在处女作《二钱铜币》中，他设计以“南无阿弥陀佛”为暗号；在《黑手党》中以汉字的偏旁为暗号。这些使用暗号的作品，故事结局都出人意料。

除了一人扮演两个角色及暗号的使用之外，乱步还使用多种“圈套”（trick），例如《被偷的信》、《白日梦》、《戒指》中都设计了圈套。乱步说他要“颠覆大家已熟知的、有名的圈套”。“当时我苦心思所如何在颠覆圈套时，另外设一个圈套。”读者读乱步的作品，常以为圈套破除时，真相便就此大白，哪知这个圈套被破除时，是另一个圈套的开始，因此情节惊奇连连，高潮迭起。

真正让乱步声名大噪的不是初期的短篇小说，而是后来的通俗长篇推理小说。乱步在《怪谈入门》中说：“对英美一般读者而言，真正的侦探小说比怪谈更受欢迎；然

而在日本却相反，真正的侦探小说只限于少数读者，怪谈却拥有压倒性的多数读者。比起《二钱铜币》、《心理试验》等作品，《白日梦》、《人椅》、《镜子地狱》不但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而且也得到一般读者的喜爱。”

乱步的通俗长篇小说，主要有《白日梦》、《蜘蛛男》、《吸血鬼》、《孤岛之鬼》、《盲兽》等。把美女的尸体制成石膏雕像或菊形人偶的《蜘蛛男》、《吸血鬼》；《盲兽》中描写吃人肉的情形；《孤岛之鬼》制造身体残障者，有浓厚的暴虐色彩。在恐怖之中发现美，可说是支撑这些通俗长篇作品的中心思想。

一九三六年起，乱步开始创作少年读物，例如《怪人二十一面相》。尽管《怪人二十一面相》与通俗长篇推理小说皆以变装为主，也反复使用圈套。不过，与通俗长篇不同的是，减少了色情、灰暗的部分，是引导少年接近推理小说的绝佳入门书。主角名侦探明智小五郎的造形在通俗长篇小说与《怪人二十一面相》有很大的转变。

江户川乱步奖

江户川乱步奖设立于一九五四年，当时江户川乱步六十岁，为庆祝六十大寿，他自己提供基金设立奖项，开始是为了彰显推理小说界的功绩卓著者，第三届之后转以发掘、培育新人为目的。应征的稿件以未发表者为限，得奖者可获首奖福尔摩斯像，作品由讲谈社出版，版税归作者所有。从一九九二年起，奖金增加至一千万

日币。每次评审委员有五位，但不固定，每年重新聘请，也有人多次被重复聘请，如五木宽之。以一九九三年为例，评审委员除了五木宽之外，另有阿刀田高、生岛治郎、井泽元彦、西木正明。

得过江户川乱步奖的作者中，在台湾知名度较高的有陈舜臣、户川昌子、西村京太郎、森村诚一、齐藤荣、栗本薰、小峰元……。而一九九三年的评审井泽元彦即为第二十六届（一九八〇年）江户川乱步奖的得主。

从上述得奖者名单中，可知江户川乱步奖的确“培育”了不少推理小说的好手、名家。陈舜臣在朝日新闻的连载小说《成吉思汗》刚结束，这位得过多项文学奖，也获颁文化功劳者的华裔作家，曾以《枯草之根》获颁第七届（一九六一年）江户川乱步奖。一般人把陈舜臣先生定位为历史小说作家，没想到他也在推理小说的园地绽放美丽的花朵，这恐怕是较少人知道的吧。

结语

综观乱步一生，在开创和普及日本推理小说的工作上，贡献良多，而如前所述，江户川乱步奖的设立更为日本培育了不少推理小说好手、名家。在日本的推理小说史上，江户川乱步的重要性及江户川乱步奖的影响力，随着岁月的流逝，非但未曾削减，反而与日俱增。

（本文作者为辅仁大学外语学院院长）

目 录

江戸川乱歩和江戸川乱歩奖	1
第一章 冰薔薇	1
第二章 可疑者	61
第三章 牺牲者	126
第四章 催化剂	195
第五章 审判	240

第一章 冰 薔 薇

1

正门口左手边的面包店前，等候刚出炉的法国面包的人早已排列成行。他们不发怨言，规规矩矩的排成一列，透过玻璃注视师傅工作的神态，看起来像在坚持口味，又像在体现日本人的美德。

顺着药品、鲜花、相机等柜台前进，来到位于食品卖场和简餐摊位之间的活动空间时，坐在推车内的幼儿哭声和女人骂孩子的高亢斥责声直冲入耳。店内放着时兴的背景音乐，但吵闹的孩子和怒斥的母亲才是使店里生气蓬勃的功臣。

我在活动空间的中央站定，停止嚼动口香糖，闭上眼睛深呼吸。店里正在举办“北海道美食节”，煮拉面和螃蟹的热气及香味，随着缠头带销售员所发出的宏亮吆喝声四处扩散。

稍前方的上下电扶梯交会处，成为四楼挑高。假使把嗅觉敏锐的狗儿带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或许立刻就能闻到二楼出售的皮鞋气味，并知道四楼有餐饮街。

我重新嚼动口香糖，拿起黄色自助篮，以优闲的步伐开始在一楼走动。

在卖酒的专柜，穿迷你裙的年轻售货小姐正以小纸杯请客人试饮葡萄酒。隶属第一种大型零售店的这家长寿屋自由之丘店，贩卖的商品多达数十万种。不单是商品，随着顾客身体进入店内的空气，也恰如随意调混的水彩各有特色。尤其是周末假日，店内整发胶和刮须水的气味比平时更浓郁。穿高尔夫球裤，双手拎着购物袋伫立于柱角的男人，可能是奉妻子之命，提着物品在这里等候吧。肩头坐着孩子在店内踱步的男人，也是周末特有的光景。

不打算购物而在通路走动的我，在化妆品货架前驻足，把空的自助篮放在脚下，装出试用样品的模样探视架子上层放置的镜子。蓝灰色眼影是否适合并不重要，我只要和家里的镜子商量就够了。对我而言，店内的镜子全都是为了窥视四周状况而设的。

把样品放回架上，接着拿起两盒眼影，蹲下去。哪一盒好呢？我假装正在考虑，同时继续留意背后的动向。边嚼口香糖边下决心将其中一盒塞入背包口袋，再活动蹲着的姿势，重新系好帆布鞋带，一面趾尖用力，使脚跟出现空际，将小瓶指甲油塞入其中。起立时的确不舒服，比穿上不合脚的高跟鞋还疼痛，但仍假装面无表情的将自助篮放回原处。

乘电梯上到二楼，直接往女性内衣卖场走去。

放在走道的花车内，各种颜色的内裤堆积如山。在这里我也装出特色商品的样子，以一双手拨弄蕾丝花边。我的动作在人们眼中看来，像是以指尖在检视蕾丝的花纹，但事实上，我是在剥取条码，然后在掌中揉成

小团，塞入外套口袋。接下来是胸罩，与内裤同样以一双手仔细搓揉成小团，做出探身看花车另一边商品的样子，迅速塞入口袋。离开卖场时，我露出好遗憾、没有喜欢的东西的表情。

脚踏上下电扶梯时，藏在帆布鞋内的指甲油瓶撞痛脚跟，但我告诉自己，再稍微忍耐一下就好。时间是下午一点多，客人似乎又增加了。活动空间因携家带着及成双成对的人倍增而嘈杂。我甩开北海道拉面的香味，毫不迟疑的走过鲜花、药局等摊位，然后穿出面包店旁边的自动门。

肩头被人拍打时，帆布鞋正要踏上人行道的地砖。

“小姐。”

这音量与其说是叫人，更像是在自言自语。回头一看，是个相貌清秀、适合担任银行柜员或插着红色羽毛募款的年轻女子。她穿着套装，站在我身后。我发出声音嚼动口香糖。

“假使是推销信用卡，不用啦，早就有了。”我说着举步要走，但手臂被她捉住。

“小姐，你没有忘记什么吗？”

“忘记什么？”我像鹦鹉学舌般的转身反问，明显的露出不悦的表情。“没有呀。”

“你似乎忘了到收银处算账。”

“忘了算账？”我的声间沙哑到不像我自己。“我好心听你说话，没想到你竟然讲出这种失礼的话。”

我冲到建筑物旁边的银杏盆栽下，米黄色套装已抢先挡在前面，细长的眼眸晶莹闪亮，清楚地诉说着一句

话：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迅速扫视四周，确定无人便扬起声音说：“喂，你是说我是扒手吗？开什么玩笑嘛。你脑袋是不是有问题？还是近视太深了？拜托别讲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你把眼影放进背包口袋，在二楼内衣卖场把内裤和胸罩放入外套口袋忘了算账。”

年轻女子像小孩在练习绕口令般急促的说话，似乎害怕说慢了会忘词，几次发音含糊。

“请随我到保安室。”

“真是欺人太甚！”我“啪——”一声吹破口香糖。“你到底是谁？”

“本店的保全人员。”

“先让我看看你的身份证明。”

年轻女子从皮包中拿出皮夹，在我面前摊开。

“敦贺警备保全总部的森村茜？”我读出上面的文字。“原来是这家店专门雇来捏造事实的保全人员啊。”

我以讽刺的声音和挑拨的眼光顺手拍拍女子圆润的面颊。

“——别胡闹了。”

“我没有胡闹。你刚才明明把眼影放入背包的口袋里……”

她以尖锐的声音应战，但当我打开背包口袋给她看，她的声音戛然而止。

“还有什么？内裤和胸罩放在外套口袋是吗？”

我瞪着她的脸，双手插入两边的口袋，把衬里翻出来。口袋里只有洗过的手帕和口香糖的包装纸。

“这、这怎么……亲眼看见你把水蓝色内裤放进去……”

她好像被老师罚站的小学生般垂着头。

“喏，这下可惨了。踩空了。”

我的这句话和车站前商店出售的提神饮料效果相当，她猛然抬起脸，一双眼睛睁得圆圆的，宛如两颗并排的糖炒栗子。

“难、难道是？”

我把咀嚼得干硬无味的口香糖吐在纸上，空出口腔。

“八木薔子，幸会。”

我大概咧嘴笑了下吧。虽然自认为是羞涩的笑，但曾有同事说这个表情相当唬人。

“八木前辈？我到保安室时，黑板上写着巡回中，所以我以为……”

想必在讲习会或研修会时，听教官提起过我那冰什么的绰号吧，新进保安员直挺挺地站着，仿佛脊椎上穿了铁丝一般。

“对不起，报告迟了，我是森村茜。我会拼命努力不给您添麻烦，请多多指教。”

“别这么紧张，放轻松一点。”

受到总公司的指示，从今天起大约两周，我要传授她巡逻店内揪出扒手的技巧。这是一对一的实地训练，也是受过警备业法和刑事诉讼法等职前教育的新进保安员的现场实习。

“我不是存心欺骗，刚才的行动已事先得到店长的

同意，待会儿还要归还那些商品。”

我伸手搂着她的肩膀，朝工作人员专用电梯走去。

“我想了解一下你的观察力和胆识，所以特别演了这出戏。”

我轻拍似乎害怕听下去而缩着脖子的森村，对她说：

“第一天就有这种表现，很不错，有胆量。我给你打及格分数。”

从两侧堆放着厚纸箱的三楼走廊往保安室途中，我一面看着走在旁边的新人，一面和她交谈。假使这是店内的通路，我的视线绝不会朝向她。巡逻中虽然会和同伴交谈，但视线一定要放在周围的购物客身上。

保安室是间约莫四个半榻榻米大的简单房间，让新人坐在塑胶皮椅，我开始冲泡咖啡。

“要加糖和奶精吗？”

双脚并拢而坐的新人似乎在思索别的事，喃喃自语地说，自己实在太自不量力，第一天就想求表现，幸好对象是八木前辈，要是顾客，一定会因为误认而不可收拾。

“你已经完成着手、现认了。我确实偷偷把眼影塞入背包口袋，内衣也像你所说的，放进外套口袋。”

在我们的世界，把客人拿起商品的行为称为“着手”，亲眼目睹客人将着手的商品放入口袋或其他袋内叫做“现认”。若没有完全掌握客人在哪一处卖场“着手”哪种商品，在哪里将它藏在身上的哪些地方，我们绝不能叫住他。就算目睹对方将商品放入手提包内，但

遗漏在卖场“着手”的场面时，也不能出声，因为对方会声称是从家里带来的，或刚才购买，袋子和条码已经丢弃。对我们保安员而言，没有比踩空——误认——更可怕的事了。虽然有时候道歉就能了事，但最坏的情形可能吃上官司。

“不过，就算能够着手、现认，但到叫住之间，视线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标的。可是‘现认’之后，很容易因为‘亲眼目睹’的成就感而松懈，有时会移开视线。”

新人对我说的话深深点头表示赞同。“我刚才就是这样。”

“电扶梯。”

看到森村浮现惊讶的表情，我有一种算命师铁口直断般的得意。

“乘电扶梯上二楼时，我把眼影换到背包里面了。”我把背包拉链拉开给她看。

“原来内裤和胸罩也都换到这里来了。”

“对，我有效的利用乘电扶梯下到一楼之间的空当。你虽然尾随我，但下电扶梯时视线大概离开了我，望向旁边的镜子看看自己脸上的化妆或是眺望一楼卖场。对吗？”

“都被您看穿了。”

“我只不过是说出自己过去失败的经验。……哦，这个还满痛的。”

我抬起一双脚放在钢椅上，从帆布鞋脚跟处取出指甲油瓶。

“哇，厉害，我一点都没发现！”

我对喝彩的晚辈稍稍严肃的说：

“真正的行家可不是这样。他们像魔术师一样手指灵巧，而且聪明。刚才我不是要求你出示身份证明吗？要是标的要求相同的事，要回答到保安室再看，绝不能当场给对方看。”

“为什么？”

“因为在掏取身份证明之际，标的可能逃走。我说他们灵巧且有智慧，另外还要加上一点：那些人脚程很快。森村小姐，你一百分尺跑几秒？”我一面问一面忍住笑，因为我也曾被前辈问过相同的问题。我想，我渐渐像那个人了。

当时担任队长的前辈，现在已成为统率一百二十名保安员的指令长。我之所以爱穿帆布鞋，就是从三年前被那位前辈问到一百公尺跑几秒的第二天开始。

我看着表。

“还没吃午饭吧？公司供应的也可以吃，但今天不要。为了欢迎你上任，我们去吃法国菜好了。不过，是便宜的午间套餐。附近有一家小巧精致的店。”

夹杂在购物完毕的客人之间走出正门时，我停下脚步，默默抓住往前走的新人手臂，低声告诉她发现可疑者。森村立刻转动眼睛扫视四周。

“褐色外套。喏，往这边来了。”

拎着有长寿屋店名塑胶袋的老先生，正要往这边走回来。如果是漏卖什么而要再入店购卖，他的眼神显然不对。好像覆盖着一层薄膜般的眼睛，是着了魔的人特有的。

午餐暂时搁在一边，来，开始跟踪吧。

跟在老先生身后，他在食品楼层的糕饼部门停住，伸手拿了一个一百四十元的栗馅饼。骨节突起的手指在架子和塑胶袋之间往返好几次，趁无人经过时，连续丢了三个到袋子里。

尾随着时而向右倾斜、时而向左摇摆的背影，我不觉兴起一股追逐丧家犬般的愁绪。栗馅饼、馒头、羊羹以及香蕉。通常六十岁以上的男人在食品卖场窃取的，都是他们小时候，或是在战时想吃却吃不到的东西。或许他们是想讨回被整个大时代剥夺的东西。

十三分钟后，在离店外约五公尺的地方，已确定他没有要买的意思，我叫住了这位穿褐色外套的老人。

“先生，你没有忘记什么吗？”

或许因为平日都是单独巡逻，使我内心深处产生了想亲近人的欲望，因此边巡逻边指导新人，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三十三岁的我不但欣赏森村二十四岁的年轻干劲，而且她领悟力强，像海绵一样吸收我的教导。

“家境好的主妇竟然也偷窃，真叫人吃惊。”

现场实习第三天，提着小自助篮在食品卖场巡回时，旁边的森村低声说。

“我一直以为生活有困难或是性格扭曲的人才会扒窃，但现在看邻居太太的眼光已经变了，让我有点害怕。”

也难怪森村对同性感到失望。这三天我捉到的扒手，七个人中有五个是四五十岁的主妇。她们在食品楼层偷香瓜、牛肉、蟹肉罐头，在二楼窃取首饰、衣服、